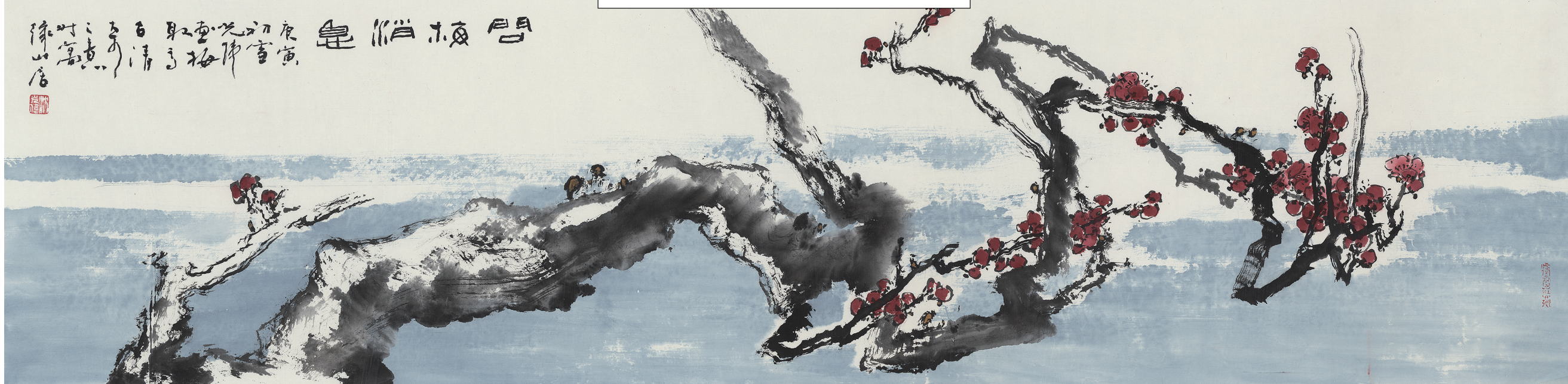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《闹梅消息》34厘米×136厘米 2010年

艺术家

“春在枝头已十分”

——访花鸟画家沈光伟

本报驻山东记者 陈丽媛

很多人将传统视为一种知识资源,从传统中获得表现事物的方法,体会用笔运墨的韵味,然后触类旁通,积累经验。而蕴涵其中不断发展丰富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,在沈光伟看来,是最重要的中国传统。他认为,中国画形式本身只是引子,艺术家在与自然的交流中,看到了生命的本质,看到了自己,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大智慧。3月28日,“生生之美——沈光伟中国画展”在山东博物馆开幕。沈光伟在其高山杜鹃系列画作里倾注了强烈的感情,但他又用平实的笔法,创造着平和的境界,将平凡、细腻的情感娓娓道来。艺术要表达人在自然中的真实感受,观者则获得了一种说不出的感动,因为它触动了生命深层的“平常”。

人物简介:

沈光伟,1950年生于潍坊市,现为山东艺术学院教授、硕士研究生导师,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,中国画学会理事,山东美术家协会顾问、花鸟画艺委会名誉主任,山东画院艺委会副主任。



《神仙乐》55厘米×55厘米 2006年



记者 手记

发现心灵的春意

陈丽媛

沈光伟的展出作品中有一幅立轴,画的是丁香花,上面的题跋写道:“春天来了,春天的脚步近了,丁香花闻到了,春天的气息悄悄地萌动了。”几个“了”字,将春天到来的喜悦活托出,而“闻到了”一语似暗合境界。

有这样一个故事:一日,宋代诗人黄庭坚去拜见祖心禅师,祖心一时高兴,道:“只如仲尼道‘二三子以为隐乎尔无隐乎尔者’,太史居常,如何理论?”黄庭坚正准备回答,祖心制止他:“非是,非是。”黄庭坚不解。两人接着到山间散步,当时正好木樨花开,清香四溢,祖心问:“你闻到木樨花香吗?”黄庭坚说:“我闻到了。”祖心说:“吾无隐乎尔。”黄庭坚当下大悟。在古代修行者看来,人常在遮蔽中。没有人遮蔽自己,荡涤心灵上的尘埃,才有木樨花香,一切都是自在显现。

沈光伟的画,正有这一无遮蔽的生命馨香。《舞者》画的是他于南郊作画时,友人送来的一盆红掌兰,他有这样的体会:“每日与之相望,总有些感动在心中。物有情耶?人有意耶?世间事大多都是美好的,美在平凡的生活中,美在自己的心里。”

整个展览似乎都氤氲在这气氛中,他哪里是在传递春天的花事,分明是在传递一己生活的美意、生命的悟意。

春天在哪里?在你心里。心里是春天了,什么都能发芽。

风情雅化 得天独厚

沈光伟生于潍坊,幼时和曾祖母生活在一起,他的艺术启蒙是在曾祖母膝下看剪纸开始的。曾陪伴其成长的风筝、泥塑、纸老虎等民间艺术的奇葩,现在安静地待在书橱里,观照着他的日常生活。“也没特别的意义,就是看着好玩、亲切。渐渐长大后,才接触到画。”沈光伟说。

在沈光伟的家族中,自他这辈往上数几代人曾出现过几茬画家群。第一茬以其勇于希宁为代表,时逢西学东渐,他们奋起求学,投身艺术,给家族营造了浓厚的艺术氛围。第二茬以其叔沈学仁为代表,这茬人的学艺正赶上解

放,安定的求学机会使他们得以进入全国各大美院深造。

第二茬人以西学为体,当时素描、彩画是进入高等艺术院校深造的必备基本功练习,为了备考,他们常聚在沈光伟家里画石膏、彩画,耳濡目染,沈光伟也走上了一条西画的路子。他画得很多,也下了很多功夫,但当他得其要领时,上大学的门却关了。沈光伟一边做工,一边画画。“文革”结束时,他的一张年画被刊登在《人民日报》头版。后来他考上了大学,仍然着重学油画。其造型和色彩的修养在同辈人中当属上乘。

第一茬画家群以中学为

体。作为第一茬画家群中的代表人物,于希宁对沈光伟的影响颇大。1995年沈光伟被于希宁从美国召回,搁下对中西兼容的彩墨画的探索,他画起了传统中国画。

年轻时,沈光伟的腰曾严重扭伤,差点儿成了残疾人。这样的经历让他坚定了信念。在他看来,后来的时光和健康的身体都是白赚的,再也没什么可怕、可难的事。好像经历了大彻大悟般,生活中的沈光伟淡然得像个局外人,既洞明世事又什么事也不在乎;认真做事又不固执;洒洒落落,消闲自得,如此,造就了他特有的情怀。

致道自然 生生不已

艺术创作一靠知觉,二靠经验。面对生活、不能熟视无睹,艺术家要自觉培养感知、感受及感动的能力。感知是知觉的觉醒,感受是感觉器官的调动,感动是心灵的震撼与撞击,是艺术家的念念不忘。诚如沈光伟写在本次画展前言中的话:艺术之道源自生命的感动和艺术家的情怀,源自永不忘却的惦念。

艺事乃人事、情事、心事。于希宁创作时注重真实感受,为了画梅一连几年七八次赴江南写生。沈光伟的花鸟画题材也不拘一格,传统的梅兰竹菊之类自不必说,家里的花草石头、树桩盆景、老猫小鱼,以至集市上刚买回的土豆、洋葱等,无不成为他一画再画的画材。

《猫系列》是沈光伟的偶

得。他喜爱这些猫,每日跟它们逗乐嬉闹,熟悉它们的习性、动态,一有所感,便信手写来。在《哥俩好之一》中有这样的题款:“我家老猫产了两只小猫,取名小黑小点,不知不觉已过了百余日,个头长得与老猫一般,每晚神反大闹,可爱又可气。”在另一幅《哥俩好之二》中又题款道:“小黑小点从小吃猫粮长大,竟然不喜欢鱼,更不知猫食为何物。”听起来好像是日常生活纪实,可里面至情至味,透露着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和情致,那份安闲自得、似人在世外桃源的宁静心态。

沈光伟家中客厅立有一个大笔筒,友人曾赠五彩云南干花数扎,恰好插满笔筒,蓬勃可观。此去经年,花色褪。后来,他的女儿买来数十扎勿

忘我鲜花,重置其中,满厅生辉。沈光伟挥笔成画《勿忘我》,那宽大的笔筒用枯涩的干笔画出,紫色的花叶润泽闪亮、鲜活生动。画旁题识:“清南田论画曰,惟能飘逸而不入于轻浮,沉厚而不流为郁滞,敷染愈新,光辉愈古,乃为极致……”。从数扎勿忘我花草中,沈光伟体味到的是不为时趋的“士气”与“逸格”。

沈光伟是这样一种人:他用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,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发现出美来。他从客厅爬满的地瓜秧上观赏到新的生命在萌动,从玻璃花瓶中的水仙花上看到顽强的生命底色,从石榴迸裂中联想到“笑口常开”、吉祥纳福的祝愿,从泰山岱庙院中老植木绣球花开,体悟到十里熏风,一片云锦……

歌颂生命 赞咏永恒

沈光伟花鸟画作品的另一特色,是对杜鹃花木的表现。高山杜鹃入画图,史上鲜有传世者。大概是出于蜀道难,古人对高山杜鹃少有描绘,沈光伟画高山杜鹃也有一个不断酝酿的过程。1984年,沈光伟到安徽黄山写生时,第一次在悬崖边上见到高山杜鹃,那虬曲的枝干甚是入画。后来到四川黄龙、九寨沟写生时,沈光伟有缘再见到高山杜鹃,但无奈花期刚过,满目的悲怆让他伤心不已。题画诗“百度寻她八万里,九寨黄龙近咫尺。奇峰秀水不屑顾,山花凋谢我来迟。何鸟啼血嘶嘶悲,日朗瀑布声声泣……”可谓当时画家心境之佐证。

自然的感动、表现的欲望像种子一样埋在了他的心里。近十年,沈光伟遍寻名山访杜鹃,他觉得最有特点的属川西海螺沟原始森林中的高山杜鹃。“生长在海拔2600米

至2900米之间的高山杜鹃,为了吸收更多的阳光和水分,其枝干或直冲而上,或盘桓谷底,我从中看到了对生命的渴望。高山杜鹃的根系并不发达,养分主要靠叶子储存,因此叶片硕大肥厚,足有40厘米长,像飞机翅膀一样平展,但到了花期,叶子为了给花朵的开放和种子的成熟提供养分,逐渐下垂枯萎……这种形态让我一下子想到了母亲的情怀。大爱即永恒。这是高山杜鹃的特征,也是艺术最需要表达的东西,即对生命的歌颂、对永恒的赞咏。”说起高山杜鹃,沈光伟眉开眼笑,舞之、蹈之难尽其姿。

沈光伟钟情高山杜鹃几十年,感受到了它含苞、怒放、凋零的全过程,最让他不能忘怀的,是它的不屈与奔放。四川甘孜人称高山杜鹃为“众木之神”,他誉之为“花神”“舞神”“冰川之魂”,可见崇敬之

心。他将杜鹃的枝干画得老木虬柯,苍雄浑厚,既用大笔着墨书写,又用飞白与皴擦傅染,画出树木表皮之侵蚀、凹凸质感,有一种“死去活来”的磅礴气象、绝处逢生的伟岸气静,而花叶却画得清丽明快,静若处子。大野之美与隽秀之完美融合,黑头与青衣并举,得杜鹃花木之自然天性。

2007年10月,于希宁去世前两个月创作了《冰魂颂》。据沈光伟介绍,当时94岁的于老已不认人了,你去看他,问他吃饭了吗,他也不知道,但是他仍能画出很好的梅花,让人难以置信。

“从于老身上我感受到了一种精神。所谓继承,继承的是一种文化品德,绝非一个样式。不管未来如何,我会在认定的路上走下去,表现我所感知到的对自然、社会的认知,对民族、时代的讴歌。”沈光伟说。

作品
评论

清雅高华自风流

梁 江

《聊斋志异》上有一则故事:报国寺的一位僧人,双目尽眇。而谁的文章写得好不好,只消让他以鼻嗅一嗅气味,优劣高下立判。初读这则故事,以为不经,一笑而已。很久以后,读到梁锺嵘和唐司空图等古代大家的文论,方觉茅塞顿开——蒲松龄这种近乎荒诞的想象,实乃神来之笔。

锺嵘论诗,一再提醒人们辨味:“使味之者无极,使闻之者动心,是诗之至也。”司空图更不含糊:“愚以为辨于味,而后可以言诗也。”文章好不好,得先闻闻气味。气味之清浊雅俗,亦即品格和境界之深浅高下,文人士子岂能不慎欤?

诗画本一律。崇尚气格高华,推举气韵生动,诗文书画于此不仅相通,而且是相辅相成的。宋代邓椿《画继》说,“画者,文之极也”,信斯言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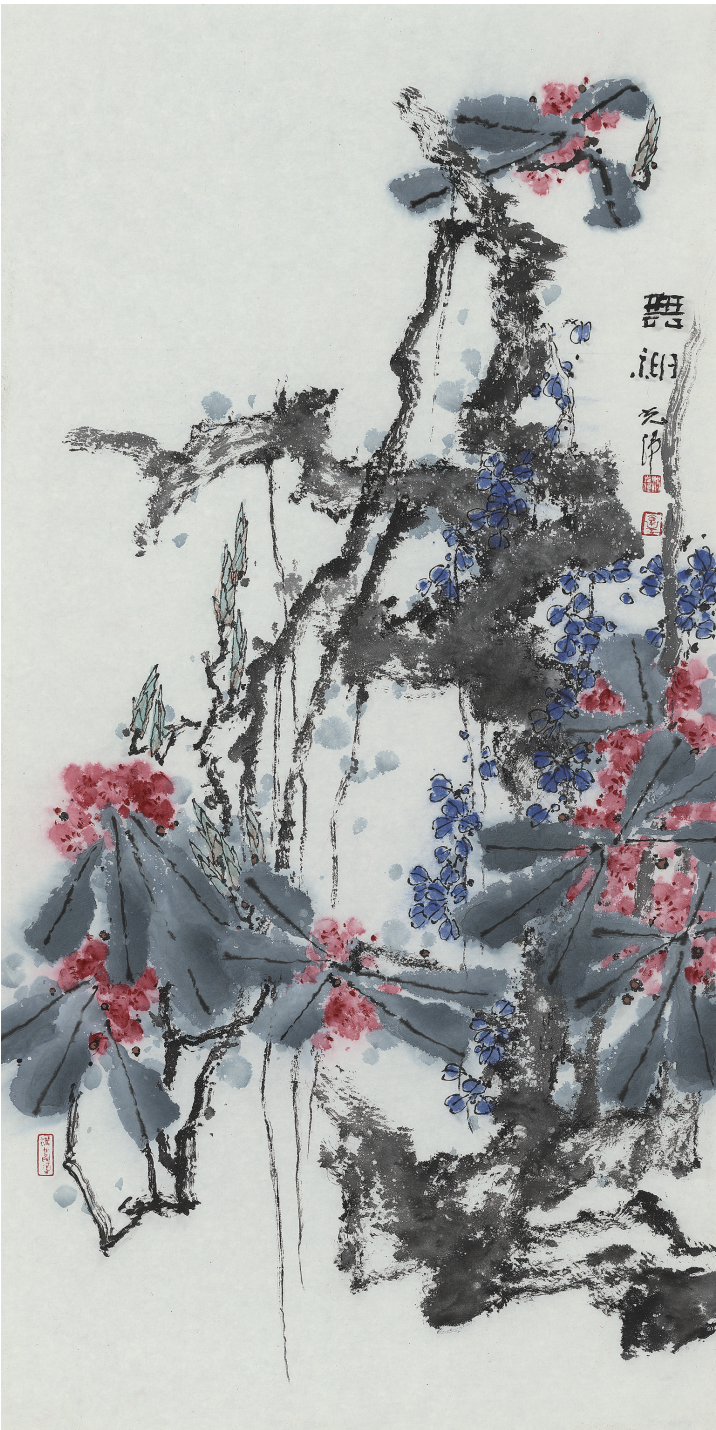
沈光伟作品之所以让我暗暗吃惊,乃在于其间一种清雅高华的气息。它有如山野幽兰,有

如风荷摇曳,清风拂面,沁人心脾。这对于当今久居烦嚣都市的我们,实在是睽违已久了。

沈光伟曾有题跋谓:“中国画之精神当从静中悟得,心平如镜,虚怀若谷……得其道者,得中国绘事之髓。”能作如是观,便是神与物游,精神与外物合二为一之彻悟。沈光伟只是一个单纯的教书的画家,从未有一官半职的履历,有如郑玄注《礼记》云“名士,不士者”。这意味着,人们对他的认可,唯一依据只是他的为人和画品。在当今社会,这有相当难度。能做一个真画者,能够“心平如镜,虚怀若谷”,更是不易。

明人洪应明《菜根谭》说,“唯大英雄能本色,是真名士自风流。”我想,沈光伟庶几可称之。杜甫曾有诗云:“海右此亭古,济南名士多。”而沈光伟,确实是只能出于山东这方土壤的。

(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)



《舞神》136厘米×68厘米 2014年